

湘西

三大土匪

钟连城 著

湘西三大土匪



广州出版社

湘西

三大土匪

钟连城 著

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西三大土匪/钟连城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0.09
ISBN 7-80655-157-3

I. 湘… II. 钟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40129号

湘西三大土匪

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: 510121)

广州迪卡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(地址: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中山大道北侧 邮政编码: 510660)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5万字 印张: 22.5 插页: 4

印数: 1-6000册

2000年12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发行人: 黎小江

责任校对: 冯少贞

责任编辑: 余正平

封面设计: 流野

发行专线: 020-81881976

ISBN 7-80655-157-3/K·22

定价: 36.00元(上、下)

目录

引子	(1)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双壁岩抗匪惹大祸	(20)
黄桥铺杀妻投绿林	

张云卿点了点头，望着结发妻尹氏，他脸上终于露出少见的笑容，温和地说：“老尹，你真善良，善良得我不忍心伤害你，连累你！但今天我已别无选择，惟有投身绿林一途。今后，如果你每天眼睁睁看着我杀人放火，你的日子肯定比下地狱还要难受。所以，活着受罪还不如死去痛快，而且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去了阴间，阎王也会特别关照的。”说着，他举起了明晃晃的马刀……

张云卿把妻子血淋淋的人头扔过去。

火把下，朱云汉赞道：“现在正是子夜，你没有失约，果然是一条好汉！”

第二章 大奸人虚情假义	(38)
傻头目感激涕零	

张云卿环顾一周，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，

他以长辈的口吻抓起张慕云的手说：“慕云啊，正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，我更不能接替你的位置。虽然你自愿，弟兄们也无异议，可是，叔叔篡夺侄儿之位，传出去我的面子往哪里放？天下人岂不都要耻笑我？……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一向对我敬重，可你毕竟太年轻、太没有江湖经验了……所以，我要扶你上马，再送你一程……”

张慕云很受感动，哽咽道：“满叔，我都知道，你是来救我的……”

第三章 跳悬崖逃过灭顶灾(62) 入山洞立寨燕子岩

来到曾府，十几条恶狗狂吠着一字儿排开，与张云卿等人对峙，龇牙咧嘴，只等主人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扑过来。

第四章 女人逢知己赏心悦目(84) 男人遇红颜脆弱无助

“账房——”张云卿在梅满娘脸上亲了一口，站起身来，边穿裤子边叫。

“别——别这样！”梅满娘央求道，“这事不能让下人知道。”

“没事，”张云卿大大咧咧继续喊道，“寻一套满娘的衣服送来！”

账房应声了，梅满娘羞得赶快往仓库里藏。一会，老账房送衣服过来，张云卿指了指仓库……接着便是梅满娘叱骂账房的声音。

第五章 亲叔叔觊权又觊色(105) 憨侄儿失妻复丧魂

“慕云是真男人，你是伟男人。”

张云卿脸上露出笑容，捧起女人的玉脸，重重地吻了一口：“谢谢你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。就凭这句话，我会好好待你……”

张慕云整个身子都钻出来了，他还对手下说了句什么，然后站起来。张云卿咬紧牙瞄准，扣动扳机……枪响了，张慕云身子晃了晃，栽了下去……

第六章 匪中魔头东邪西毒(134) 军中将军文韬武略

张云卿细忖，若要弄清楚寨内的底细，惟一的办法是先看路上的脚印。如果正反两个方向的脚印一样多，证明张光文已经走了，否则，寨子已经落入张光文手中。他摸出手电筒，猫下腰尽可能照低一些。脚印很零乱，几乎很难区分。恰在这时，四处爆发出呐喊之声，无数支手电筒齐齐照过来，两边山上站满了团防局的丘八……张光文大声喝叫：

“不许动，缴枪不杀！”

第七章 火并了美人献良策(164)

大乱了众匪齐抢劫

“古人云，两军交战，攻心为上。我并不是说非要硬拼硬与张顺彩干，这样的蛮干是毫无用处的，到头来会两败俱伤，恰好给另一个敌人朱云汉以可乘之机。”

“你是说智取？”张云卿望着蒲胡儿问。

蒲胡儿点点头。

“我是个粗人，不懂得兵书上的韬略。胡儿，你是诗书人家出身，你说说看，我们该怎样智取张顺彩？”张云卿恳切地说。

第八章 交战中异军突起(190)

哗变里玄机另藏

周连生道：“我们能独立当然是好事，只是这样做首先就惹火了朱云汉……”

易豪道：“这一层我已经想过了，不足为虑。这里山高林密，哪怕他出动千军万马，弟兄们往山里一钻，皮毛都伤不着。真正值得担心的是，二十多位弟兄人心不齐，各怀己见，一旦有人叛变，你我就要人头落地。如果能收服弟兄们，其他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”

周连生仰起头望易豪：“莫非……你已经有了

收服弟兄们的妙法？”

易豪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。

第九章 一路逃逃进大寨 (224) 一路追追到寨外

望着阳立炉远去的背影，发愣的杨相晚突然一捶胸，大叫道：“不好，我们又上当了，这次我又办了一桩错事！”

张云卿、朱云汉齐问：“何错之有？”

杨相晚道：“阳立炉根本不是来谈判，而是来探听虚实。现在，我们的底已经露了，恐怕一场麻烦少不了。”

张云卿、朱云汉大吃一惊。

第十章 五千土匪兽性狂起 (254) 四千男女血染陈寨

火势最旺盛的时候，围墙内几乎没有一处空隙不被火所占领，连水分十足的香椿树都在燃烧。寨中心的火浪如海啸般扬起数十丈高，一些几十斤重的木料被热气高高地抛起，漫天飞舞，烟雾直冲云霄……满耳都是燃烧的炸裂声、木楼的倒塌声，而人临死的哀嚎，猪狗牛羊的惨叫，几乎被密不透风的火浪掩盖得听不出半点声音……

陈溪四千寨民及数代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化为灰烬……

第十一章 周连生送血书惊动省府 赵恒惕遣大军进剿湘西……………(280)

易豪泄气地放下《大公报》，喃喃道：“我们送去的万民血书早就应该见报了……连生，你到底把血书交给谁了？”

周连生答道：“亲手交给赵恒惕的。”

“人家是省长，你能见到他？”

周连生委屈道：“大哥，这是关系到大家性命的事，我敢说谎吗？我知道难得见到赵省长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万民血书挂在脖子上，跪在省府大门前不肯起来，还一边哭叫惨呀惨！”

易豪松了口气，点头说：“只要把血书送到赵省长手里，张云卿这回死定了！”

第十二章 官兵来势汹汹 土匪逃之夭夭……………(316)

张光文道：“不需要马厩，你把马拴在庭院中那棵桑树上就行了。”

“你、你以前来过这里？”门内小老板改变了称呼，“好汉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就算我爹娘有得罪之处，前些时候已死在好汉手里，这宗恩怨也应该算是结清了。”

张光文一愣，惊道：“我、我没有在这里杀过人呀！”

第十三章 观音岩风声鹤唳 (354) 黄桥镇草木皆兵

一种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。
“满老爷，干脆我们今晚就突围！”谢老狗凸起眼珠道，“留在这洞里，大家都会死，如果突围，说不定有几个活着出去。”

张云卿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他预感到一场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就在眼前。他抬起头，喉结动了动：“我们的情况非常危险，易豪既然知道我们躲在这里，山外必然布下了天罗地网……”

第十四章 旧桂系图东山再起 (386) 张云卿玩风水轮流

“我用借刀杀人之计。借沈鸿英实力对付他们……胡儿，一旦攻下武冈城，下一步我又是什么打算？”

蒲胡儿撇撇嘴道：“这还不知道！一旦攻下武冈城，下一步就是怂恿沈鸿英去攻打邵阳——然后武冈城就成了你的一统天下！”

张云卿摇摇头，得意地说：“你也太低估我了，难道我会是这种水平吗？”

第十五章 “刁民”惹怒桂系大军阀(425) 蝎兵发誓杀绝武冈人

周连生报告道：“沈鸿英经过两天猛攻，未能拿下城池，且伤亡惨重，恼羞成怒，今日特地和贼众喝血酒，发誓一旦攻下，血洗七天七夜，无论男女老幼俱杀，寸草不留。”易豪倒抽一口凉气，喃喃道：“沈鸿英果然心如蛇蝎！”

1926年10月22日半夜，突然千百个火把齐举，映红了天际，城墙下枪声、呐喊声一阵高过一阵——

“拿下武冈城！”

“血洗七天七夜！”

第十六章 张云卿虽败犹胜(457) 沈鸿英败走麦城

雾气很重。像往日一样，他习惯性地沿着赧水河岸遥望古老的城墙，突然，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幕奇景：一排高大无比的武冈土人，屁股坐在城墙上，脚泡在赧水河里，谈笑自如……

沈鸿英大惊失色。

第十七章 张云卿螳螂捕蝉 (506) 陈光中黄雀在后

张云卿道：“我不要你多还，我就要回原来的得了。来人啦，把他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取出来！”

一群悍匪一拥而上，扭住乔立成，三下五除二剥下他的外衣，直至露出赤裸的上身，用利刀剖开肚皮，硬是把刚刚吃下去的饭菜用刀背扒出来。

第十八章 亦官亦匪百姓遭殃 (548) 一张一弛土匪就范

张光文止住笑：“接下来又有好戏看了！张云卿乃是一位毫无人性的惯匪，这种人一旦做了官，势必比做土匪时更为凶残。如今他刚刚当上总队长，就把合作伙伴朱云汉、张顺彩都挤走了，他的霸气由此可见一斑……我们再暗中与赵融接洽，替他设一计谋，叫张云卿彻底完蛋！”

第十九章 苦肉计张云卿脱身 (580) 疏防范张顺彩殒命

细狗向张光文报告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们刚刚上床，突然屋外火光四起，一群土匪明火执仗，把

宅子围得水泄不通，高喊要粮、要钱，火老爷连忙起床，准备和他们讨价还价。就在这时，一伙人冲了进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见人就杀，连仆人不放过，杀完人又放起火来。”

第二十章 赞好汉杨相晚疏忽献美妻 …(619) 谈时局张云卿大意陷危城

张钻子突然记起一件事来：“满老爷，你离开武冈后，杨相晚娶了一位非常了得的老婆，叫关月云，长得花容月貌，文才不下于胡儿嫂嫂，论本事男人也及她不上。”

第二十一章 张云卿梦想一统天下 ……(660) 关月云雄定三足鼎立

关月云见老鹰要飞走，急忙从张云卿手中夺过自动步枪，稍稍瞄准，“砰砰”两声响，只见两只老鹰翅膀一斜，栽了下来……

张云卿望着关月云，喉结蠕动着，走过去拉着她的手：“月云，我，我服你了……”

尾声 ……………(703)

附录 ……………(705)

引 子

诗云：

乱世英雄起四方
有枪就是草头王

话说清末年间，湘西南武冈北乡，出了一位奇人，姓钟名显尾。钟显尾排行第四，上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那年头饥荒不断，匪祸连连，父母生下他后，不想再生，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。不想，次年又生下一个弟弟。

钟显尾自幼天资聪明，颇识礼仪。私塾先生见其可爱，许他随村上大孩子入塾听课。钟显尾三岁背《百家姓》，四岁背《三字经》，五岁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六岁那年天降奇祸，他一双眼连痛三天三夜，随后失明。

穷人家要养一名盲童，不啻火上添油。父母正在焦虑之际，忽一老叟路经北乡，将钟显尾领走。

十几年后，钟显尾返乡，已学成算命绝技，为乡中父老卜算，十分精确，很快名声就不胫而走。从此，钟显尾以算命为业，名声远播，被誉为“钟半仙”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武冈大旱，五十天不见降雨，连资江水都干涸见底。大旱年月，人心惶恐，匪贼蜂起，民不聊

生。这样的世道不用半仙卜算，谁都知道是死路一条。

钟半仙生意清淡，只好游走四乡。仲秋季节，钟半仙来到黄桥铺石背乡。此地毗邻资江，旱涝保收，是武冈有名的鱼米之乡。钟半仙期望着能在这里赚几升大米。

谁想一进村便碰上一位老叟，他苦着脸说：“半仙呀半仙，你来得不是时候，石背虽是鱼米之乡，但匪盗猖獗，稍有余谷即被洗劫，谁还有多余的米请人算命？”

钟半仙又累又饿，叹喟世道不济，正准备离去，忽一中年农夫指点道：“今天早晨石背张家张心桂新添一儿，说不定他会请半仙卜一卦，赏你几升大米。”

正所谓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钟半仙饿得无法支撑时，张心桂晚年得子，正要找八字先生卜算。

张心桂也是穷苦人，无田无地，惟一的家产是祖宗遗下的两间破烂木房。年轻时，靠帮长工、打短工、捞鱼摸虾过日子。成家后，靠佃耕财主的田地养家活口。

眼下，他年过四十，有二子一女，大儿子张顺风年近二十，二儿子张树卿也有十岁了；如今又添了幼子，心里的高兴自不必说。

老远，张心桂就喜滋滋地迎上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天意，天意，我儿晚上刚刚降世，半仙就如期而至。人说半仙神机妙算，看来此话不假。有请有请！”

钟半仙被迎进张家，老大递上葵扇，老二倒过茶水，张心桂则从厨房里取出几只熟红薯给他充饥。

钟半仙恢复了精神，请张心桂报出婴儿的生辰八字。张心桂照实报出，还不无得意地说：“我这小儿确实不同寻常，怀他时，他妈妈梦见黄蛇入怀；今早出生，哭声宏亮，一连三个时辰丝毫不减弱。我想这小家伙将来一定有出息，正要找一位八字先生，没想到半仙恰在这个时候到了！”

钟半仙撇开张心桂，将新生儿的生辰八字按四柱、八卦排列组合，然后皱了皱眉头。

敏感的张心桂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问道：“半仙，小儿莫非有何不吉？”

钟半仙欲言又止。张心桂急了，央求道：“半仙，有什么话你只管直说！”

“说出来，只、只怕你……”钟半仙仍然吞吞吐吐。

“我不怪你，你直说了才好，要不我一辈子都会不安心。”

钟半仙这才壮起胆，郑重其事地对张心桂说：“张家老哥，你儿子是条孽龙，将来会有成千上万生灵惨死他手……我劝你忍痛割爱，早早把他……”他做了个抹死的手势。

张心桂吃了一惊：“你、你在说糊涂话吧？”

“不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这儿子命中匪气旺盛，长大必将残害百姓！”

张心桂望着钟半仙，半晌，冷笑道：“你算什么半仙，学得几句疯言疯语，四乡骗饭吃！俗话说，虎毒不食儿。你以为我真会弄死自己的骨肉？呸！别说我儿子成不了大盗，真要成了，才是好事呢。我们石背张家世代受土匪骚扰，真有那一天，我张家岂不要扬眉吐气了！滚，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！”

钟半仙被张心桂骂得面红耳赤，临走时，仍说道：“你不信我言，将来这孽龙连累张家株连九族，那时就悔之不及了！”

张心桂更加上火，端起洗过儿子的脏水，向钟半仙背上泼去……

闲话休提，却说张心桂晚年得子，本期待讨几句吉利话，万没料到钟瞎子竟要他将儿子弄死！

张心桂轰走钟半仙，请出族上有点文墨的尊长为儿子取名。老先生翻看了一本《康熙字典》及一套发黄的《张氏族谱》，给

张心桂的儿子取名为张云卿，谱名顺路，别号剑横。

俗话说，穷人养娇子。张心桂一家对张云卿呵护有加，张心桂在外面累得死去活来，一回到家中，再疲倦也要把儿子抱在怀中。他常常对大儿张顺风、二儿张树卿说：“爹老了，不知什么时刻一蹬腿去了，你们可要照看弟弟呵！”

一天，老二从河里捉回一条两斤多重的大草鱼，老大说：“我们好久没吃白米饭了，我看把鱼卖了，买两升米回来，全家好好地吃一顿饭。”

可张云卿却嚷着要吃鱼。

张心桂同意卖鱼，张云卿即大哭大闹，竟从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将大哥砍伤。张心桂气得对着张云卿的屁股狠狠地打了几巴掌，但最后鱼还是用来煮稀粥吃了。

张云卿十岁那年，张心桂夫妇贫病交加，相继去世。两个哥哥成家后便分了家，姐姐做了童养媳。张云卿成了孤儿。

孤儿求食无门，找到二哥张树卿。树卿说：“我成家不久，爹娘还留给我一身债务，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。大哥成家早，又得过爹娘不少好处，你还是找他去吧。”

张云卿找到张顺风，大哥留他吃了一顿饭，然后送他出门：“弟，不是我不管你，可是你嫂嫂……这样吧，我给你找户人家，帮他放牛，弄口饭吃。”

就这样，张云卿成了本村财主张光火家的放牛娃。

在放牛的岁月里，张云卿常常衣不遮体，吃不饱更是常事。长工中有一位名叫张亚口的见他可怜，提议道：“以后，你早点回来，和我们一起吃饭。”

张云卿依言次日提前赶牛回家，谁想张光火得知后，立即打了他一顿，还不给他饭吃。张亚口很过意不去，以后宁愿自己少吃几口，每餐都给他留一些饭。

放牛娃一当就是数年，张云卿在苦水里慢慢泡大了。十六岁